

新 / 世 / 纪 / 敬 / 老 / 扶 / 少 / 文 / 学 / 出 / 版 / 工 / 程 / 书 / 系



*Suiyue
Hongxiao*

岁月 鸿爪

主 编 刘 迎 初 王 世 伟 王 玲

鲁 坎



沈 阳 出 版 社
SHENYANGCHUBANSHE

新世纪敬老扶少

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岁月鸿爪

主编 刘迎初 王世伟 王 玲

◎ 鲁 坎 /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鸿爪/鲁坎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6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三辑)

ISBN 7-5441-2527-0

I. 岁... II. 鲁... III. 自传体作品—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815 号

总 序

苏宏章

沈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东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的文化事业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放射出耀眼的光芒。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部现代评剧《小女婿》，奠定了沈阳评剧在中国评剧界的地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韵笙，以其独具韵味、自成一派的表演风格，在京剧界赢得了“南麒北马关外唐”的美誉；由蔡少武率领其子女创造的高难度杂技飞车功夫，令国内外同行对沈阳杂技艺术刮目相看，同时还被誉为“飞车世家”；沈阳歌舞团根据东北民歌创作的舞剧《月牙五更》更是得遍了国内大奖，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有如沈延毅、周铁衡等一代艺术大师，他们的名字和艺术成就，不仅在东北地区为人仰慕，而且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名家的名作，充分展示了北方黑土地艺术的特色和人才济济的创作活力，成为表现时代、鼓舞人民的瑰丽篇章。

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到，许多曾长期在文化战线上呕心沥血而又富有文学才华的老同志，过去由于工作繁忙，事务缠身，无暇留下自己的笔墨；到晚年有时间写点东西，但又苦于出版难；一些崭露头角和颇具发展潜力的年轻作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写出了作品，但由于囊中羞涩，只能将作品束之高阁。基于这种情况，为圆那些曾为我市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过心血和汗水以及青春年华的老同志的出书梦，为扶持那些对文学艺术有着执著追求和创新精神并具有培养价值的年轻同志，市委宣传部在全市组织实施了“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并由沈阳出版社编辑出版《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新举措。

“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施“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这一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这是一项体现党和政府对新老文艺工作者全面关怀而又与时俱进的爱心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市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新的亮色。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所辑录的作品有回忆录、散文、小说、诗歌、札记等，体裁多样，各具特色，都是作者对艺术生涯、心路历程及波澜壮阔现实生活的反映，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的作品，既有一定的文学欣赏性，同时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市文艺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纪念。至于那些文学

新人的作品，虽显稚嫩，但充满活力与探索精神，如果能以这次结集成书为新的起点，一往无前，不辍笔耕，无疑将会为我市文艺百花园的美好前景做出积极贡献。总之，综观《书系》的整体格局，它汇集了璀璨与丰美，也证明了实力与潜力，其敬老扶少的深层意义已远远超出对老同志的慰藉和对年轻人的提携。

党的十六大立足国情，放眼世界，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广大文艺工作者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也肩负着用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神圣使命。为此，我们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仅《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所敬扶的对象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而且所有文学家、艺术家都要抓住机遇，不辱使命，进一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团结奋进，更上层楼，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有震撼力而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名品佳作，用文学艺术的累累硕果，为把沈阳建设成一流文化名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增光添彩，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

前 言

我 84 岁了。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发表作品到现在已有 67 年的历史。写诗、写小说，抗日战争时期曾两度在军队剧团工作，为演出需要又在指令下学着写话剧。由于是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又是业余写东西，本来就写得不多，不幸的是，1957 年祸从天降，一夜之间丧失政治自由，同时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时间长达 22 年之久。待到 1979 年走出“炼狱”恢复权利时，已 60 岁。衰老了。笔已锈蚀，头脑也多半荒芜，创作情怀也在长年冰封下大大损伤。后在好心同志的逼使下，开始试着零零散散写点过去很少写的散文，附带也写点新旧体诗词，十多年居然积成了两个集子：散文集《鸭绿江上的微笑》，诗集《风雨归来》；其间还写了两个话剧和几篇短篇小说，也曾打算完成两部长篇小说《熔炉》和《小生子的命运》。《熔炉》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同志称它为“革命熔炉”）学习改造，奔赴抗日战场的艰苦历练历程。《小生子的命运》写 1959 年至 1976 年广大农村和农村干部的遭遇和命运。后因老伴突然患病长年卧床不起和自己的身心疲惫，很难坚持废寝忘食地爬格子，本来就爬得十分艰辛，无奈两部小说都写了三五万字就撂荒了。然而又不甘心它的完全荒废，后来就将其中的某些人物、情节加以集中、简化，重新结构写成独立的短篇小说或散文。《战火下的爱情》、《心中的琴弦》和《去延安的路上》、《草鞋》、《剃和尚头的插曲》（此散文未选入这本集子）都是原《熔炉》中的

情节故事。《悔恨》即是《小生子的命运》的剪蔓、压缩、简练而成。这三章短篇小说不难看出都遗留有长篇的痕迹，如人物的纵横关连和一些情节应该展开描写的则以叙述的方法一笔带过等。

1997年，久病的老伴乘鹤而去，我已是风烛残年的80老翁，已有点力不从心拿不动笔了。几年来仅仅就写了《被吃掉的女人》和《博大精微之路》两篇散文。看来今后不会再写什么了！所以，今年趁还有点精气神，就把现下能找到的（我手头只有些散文）小说和散文搜集起来，加以审视，从中选出一些篇翰，就编成《岁月鸿爪》这个集子，为我的所谓创作生涯画个句号罢！

《岁月鸿爪》编好一看，所有作品除了《下乡记》、《月季花开了》和《早晨》三篇小说是写于1957年的以外，其他篇翰都是1983年离休后零零散散所写。再以前的作品多因战争和政治等缘故散失而无从找寻了。这从个人创作生涯来看，不无遗憾；但从艺术成就来审视，也不值得惋惜，因为失去的并非传世佳作，更无损中国文学之大雅，亦无需拜请著名大家为之撰序、著跋以名言惊语来宣扬了；也少使读者上当受骗。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坏事。

《岁月鸿爪》中倘若硬要说哪几篇是传世之作的话，从政治和纪念意义来评定，《下乡记》、《月季花开了》和《早晨》历史赋予它们这样的品位。

1957年这三篇都是三千左右字的小说，却显赫一时，被一些著名的专家、教授、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突然发现，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诸多高论，颇为蛊惑人心，终于把它们造就成“历史名著”——“反党罪证”。在这里附带地记上这样一笔，以示那个特殊年代对历史的扭曲，应该说对后世之人可能会有鉴史作用的吧？

《岁月鸿爪》里收入了两个剧本，并未另列戏剧辑目，而

是和小说放在一起，因而这里要说几句。

我回想了一下，从1938年到1980年我共写了《敌后人家》、《烽火之夜》、《顾正红》、《冬夜》四个独幕剧，《母亲》、《历史沉重的脚步》、《遮不住的蓝天》三个多幕剧。《历史沉重的脚步》这个剧本还是在没有写作权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被专政进“牛棚”，还比较“逍遥”的半年里，由于“文革风暴”的诱发和触动，根据我十来年的“劳动改造”的遭遇、感触、思想反映以及理论认识，联系近十年来的政治运动的实际偷着写的。可以说是个问题戏剧（曾经命名为《天问》），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如若要说它是悲剧的话，应称作“历史悲剧”。写出草稿还没有来得及看一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紧张起来，实行群众专政后，“官衔”越来越多，“牌子”越挂越重，趁还没有死关在牛棚之前就将草稿付之一炬。后悔在这个非常时候，不应该有这种不理智的冲动。倘若被“造反派”发觉了又是“乱说乱动的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想把它留下来。所以烧掉并没有感到可惜。

前四个剧本都写在抗日战争中，是为剧团演出需要赶写的“急就章”。现在收入《岁月鸿爪》的两个剧本，《冬夜》立意就不是为了演出，而是当做小说的戏剧形式或供阅读而写的。《遮不住的蓝天》是在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秘书处的支持下，由沈阳市文联组织林金水、王兆云和我临时下到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采访几位专家和参观研究实验室和实验工厂后才确定写的题材与主题的。我们在研究所共生活了一周，回来后经三个人的讨论拟就提纲，由我执笔半个月写出初稿，拿去研究所读给专家和所的党政领导听，经他们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由我又用了十多天时间改出定稿，送往北京“科大”秘书处。时间紧迫，由于当时剧院团尚未完全恢复建制，在大会期间很难赶排、演出，无奈只得拿回压在我的抽屉里。——这个剧本

对我来说，仍属于“乱说乱动”不规的举动，因为开始生活、写作的时候，我尚不是“自由之身”。要不是后来落实“右派”改正政策我是不打算把它留下来的。

1980年《辽宁戏剧》创刊，它的主编、著名戏剧家慕柯夫同志听说我写了个剧本，他要看看。他看后告诉准备在创刊号上刊发，我答应了他，但我对他说发表前我要进行通篇修改。因为我考虑这个剧本发表后，演出的可能性很小，我要把它改得就像小说一样更适宜于阅读。于是我花费了三天时间增写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加大了序幕分量，对一些重点对白拉长，充实了含量，并引用了一些屈原诗句以增添一点文学韵味；同时在很多地方加写了人物情感和动作提示。这次收进《岁月鸿爪》的《遮不住的蓝天》就是改后发表在《辽宁戏剧》创刊号上的稿本。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小说辑目里，世界文学史上就有小说名家写的剧本很似小说，适宜于阅读而未搬上舞台，诸如茅盾的《清明前后》，契可夫的《樱桃园》等。鲁迅先生更用戏剧小品的形式写出犀利的杂文，而使杂文这一文体放射出异彩。

作者

2003年5月31日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摘苏轼诗

目录

总序	苏宏章
前言	1

小说

下乡记	1
月季花开了	9
早晨	14
悔恨	20
凄厉的枪声	43
少女与狼	52
战火下的爱情	61
心中的琴弦	101
夫妻闲话	124
死与活的奥秘	125
冬夜	127
遮不住的蓝天	136

散文

被吃掉的女人	196
忆危楼	208
小麻子	216
小夜曲	221
鸭绿江上的微笑	223
夜踏江涛情绵绵	225

草鞋	231
酸枣情	240
卢沟桥畔的沉思	245
心灵的祈祷	250
沙河的洗礼	256
去延安的路上	258
远征路上的思念	263
雪夜	268
小哑巴	270
深夜狗吠	274
黑石礁观海	280
美的主题	284
梦	287
赶早市	288
愿你们玩得开心	291
忆安波	294
历史迈开新的步伐	298
爱神走来	299
80岁个人书法展前言	303
博大精深之路	304



下乡记

在讨论合作社春耕生产的会议上，成一志部长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干部怕困难和对改旱地为水田没有信心的“失败情绪”，但多数干部对这样的批评并不服，在讨论的时候仍然说：“农民种水田没有经验，大量打井需要大笔投资；高级社刚刚建立，没有底子，现凑钱靠不住。多种稻子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很难实现。”

成部长是从枪林弹雨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并且做过长期农村工作，哪里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有一个信条：“只要主观肯努力，就能达到目的。”因此，他在最后总结的会上说：“……要把党的政策变成力量，要有百倍的信心去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敢于这样地说：如果今年获得丰收，农民会感谢你们的！让我们为争取大丰收而奋斗吧！”

部长充满感情和希望的、富于鼓动性的结束语，的确是有力的，它博得与会者的热烈的掌声。散会以后，部里的某些处长又找到部长，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工作要努力做，同志们没有意见。不过困难也真不少，大家都希望领导上能根据实际情况，帮他们想想办法。我们找部长的意思，是希望部长能下到郊区研究研究情况。

成部长紧锁着眉头听完以后，不高兴地迟疑了一下说：“好哇！可以，我可以下去看看。正好对证对证一些干部的反映。”

第二天上午，成部长把秘书赵力叫到跟前，对部里的工作询问了一番。秘书告诉部长：“最近几天部里没有太紧要的事情，部长可以离开。”

接着就研究怎样下去的问题。最后根据部长的指示做了如下的安排：不到区委会去。因为区委会离城太远，又隔山，只打电话通知区委一声，让他们再告诉乡，他们从这儿就径直去李家寨。部长还说：“这样直接，不浪费时间。”

赵秘书马上动手做下乡的一切准备。星期五就走。

成部长过去对游戏和娱乐简直是门外汉，打球、下棋从不染手。他常说：“没有比读书、看报再好的娱乐了。”进城后，他第一次看见晚会上跳同伴舞，就大吃一惊。当时他虽然没有坚决反对，但心里却认为这总不够正当。所以，不想再看一眼，就退避三舍了。

人也许有种特性，开始不习惯的事物，当条件变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地习惯起来。成部长近些年来，最突出的习惯改变，是从一个厌恶者，变成了舞场上和台球案子上常见的癖好者了。特别是对台球的喜爱已达入迷的程度。每周除掉星期六夜晚必须跳舞，跳得汗流浹背以外，其余的晚上，他都是兴致勃勃地活跃在俱乐部的台球室里。有时可以一直打到下半夜两点，还不忍释手就寝。他的妻子因而也讥讽他说：“一志，你准备参加国际比赛咋的！”

这次下乡，成部长首先感到遗憾的，就是这种坚持不懈的运动，要荒废几天了。

星期四午夜，忽然又下了一场春雪。雪不大，第二天清晨就停了，只是北风刮得冷凄凄的，好像冬天又要回来了。成部长不得不临时决定后天再启程。

要出发的那天上午，秘书小赵告诉成部长说：“管理处说路不好走，让咱们坐火车去。”

“坐火车去？下车后怎么办，离李家寨不还有十五里路吗。”成部长把文件包用力地扣上，说：“你去告诉王处长，就说我说的，还是坐汽车去。前天下那么一丁丁雪，早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有什么不好走？”

听见汽车的喇叭声，成部长从宿舍里走出来。他好像要出发去北极探险似的，换上了好几年都没有再穿的猢猻皮大衣和水獭毛耳帽，这样的打扮使他发胖的身躯更加显得短而粗了。小赵拉开车门打趣地说：“部长这样坐在车里，翻车也不会掉出来。”

城里由于烟云的笼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大好的晴天，太阳也是黄澄澄的。他们乘车一出城边，太阳豁然明亮起来，山峦、树木，就连野草都显得格外的清静可亲。虽然这里的四月，草木还没有脱去冬装，但整个野外的景物已表露出春意了。赵力饱览着这微有春意的景色，像飞出窝巢的小鸟，感到清新和愉快，真想大叫一声：“真痛快啊！”

汽车沿着小河的左岸飞奔着，后面扬起一条长长的灰黄色的尾巴。成部长斜眼望着车窗外的远山近水，有所感地对赵力说：“这哪像春天，一切都是光秃秃的没生气，多么枯燥啊！你是东北人，没有到过南方，那秀丽的风光你恐怕只在报纸上看到过。现在，在我的家乡已是花开风香草青青的时节了！——生活在那里，人要快活得多。”

司机刹住了车，停在岔路口上，扭过头来问赵秘书：“秘书，你看，往哪条路上开？”

“这——，我也是第一遭开汽车下乡。”他用手指点着：“这条向西北，这条像是往东北的。行，就照着这条开吧。”

车子又开动了。走了不远，路变了，路面就像老榆树皮，硌硌楞楞无一处顺当地方。司机减缓了速度，紧张而机警地转

动着方向盘，费心地找寻着使车子少颠簸的道儿。不一会儿，他的头上冒起热气，浑身是汗了。他有些埋怨地说：“这鬼迷道，怎么能走车！——还有多远？”

成、赵二人都没作声。

来到一个村边，一位蓄着山羊胡子的农民，牵着驮柴的毛驴走过来。他大概是怕汽车惊了他的牲口，当他看见汽车的时候，很快地用手抓紧笼头，把毛驴领向路旁地里去了。

“老周，停下来问问！”部长对司机说。

“喂！老大爷，上李家寨这道对吗？还有多远？”司机刹住车，扒着车门探出头去问。

“啊——！上李家寨呀？”老人转过脸去顺着道瞭望说：“能行。唉呀！道儿可不十分好走。前面是张三营子，说不准，约摸还有 20 上下里。”

成部长看了看手表——3 点 40 分了，他诧异地问赵力：“你不说只有 35 里吗？走了 1 点 40 分才走 15 里路，怎么搞的？照这样，太阳落也到不了！——你不是打听刘处长他们了吗？”

赵力也犹豫起来，不知对部长的责问怎样回答才好：“刘处长每次都是徒步走来的， he 说是 35 里，一定不会远。”

“好了，好了，老周，快点开！”

司机没等部长说完，就发动了车子。他冷笑着说：“快，没问题，你们可要坐稳。”

车子到地方还要返回来，司机早就着急了，听到快开的命令，他不再顾路的好坏，加大油门，放风似的跑起来。可是，老周并不完全称意，他的担心仍在随着车速逐渐加重——这一趟，半箱油不知够不够？回来的道儿上要抛了锚，受冻挨饿才是白赚的呢。

过张三营子又问了道儿。车子从老榆树皮似的道路岔进一条比较窄的大车道儿，路较前平坦了，车子的跳动大大减轻。